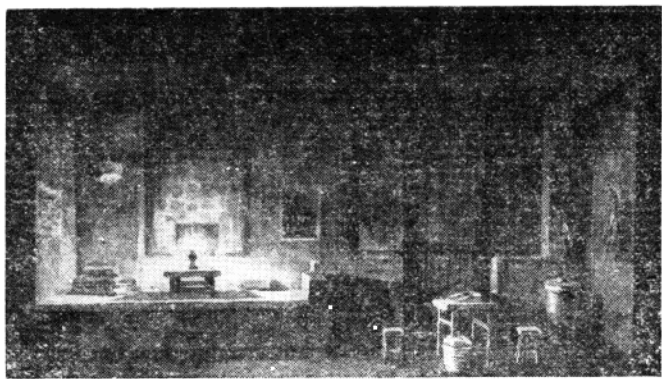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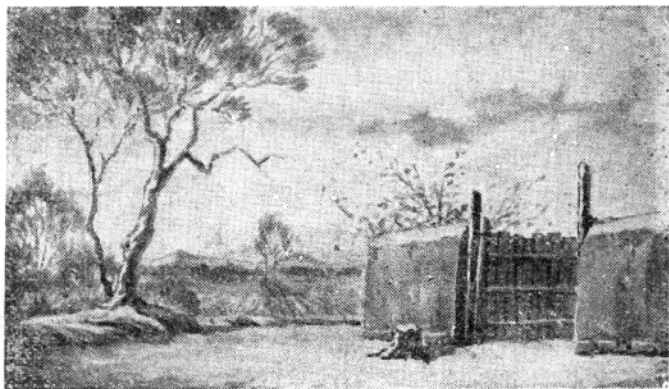
四場歌劇

女社員

村路編劇 程若歌詞修編 梁寒光作曲



第二、四場 布景圖



第三場 布景圖

第 一 場

時間 傍晚

地點 玉梅家院內

人物 玉 梅——二十三歲

富 春——二十七歲

婆 婆——五十二歲

社主任——三十一歲

〔婆婆从羊圈方向上。〕

婆 婆：（唱） 紅日偏西照山坡，
我把羊兒赶上了圈咯，
又把鷄兒赶進了窩，
兩只手总是放不下活。（拿扫帚扫地）
屋里屋外只有我一个，
進進出出好冷落，
媳婦回娘家才三天，
我时时刻刻想念着。

要是媳婦在家，这陣多熱鬧呵。她做飯，我抱小孫
孫，等富春从地里回來，我們一家人，有說有笑的，該
有多好啊！

（唱） 想起媳婦我心里乐，

她对人对事真和气咯，
她从来做活就不嫌多，
都说我是个有福气的婆婆。
自从成立了合作社，
还常把新道理对我说。
就是富春有些楞脾气，
小两口常有点小口角。

啊！合作社今年号召增加生产，现在正忙着春耕，
听说还要动员妇女们都参加社里的劳动。我那媳妇早就
念叨着啦，我想接她回来，她准能顶把手。咳！她才去
了三天，亲家也不肯放她走的，还是让她多住几天吧。
(看窗外)富春怕要回来啦，我去给他做饭去。(下)

(玉梅上。一手抱孩子，一手提包袱。)

玉梅：妈，妈呀！我回来了！

(婆婆上。)

婆婆：哎呀，我的好媳妇呀！你怎么这样快就回来了？(接
过孩子，吻)

玉梅：(唱) 一树葡萄搭两架，
去串娘家想婆家，
惦记家里杂事多，
惦记社里种子没选下。

妈呀，也挺想你哩。

婆婆：怎么不多住几天啦，亲家他们好吧？

王 梅：他們好。還叫我問你和富春好呵！媽，我真待不下去了。

(唱) 他們的合作社也擴大，
生產的勁頭也不差，
男的一早就下地去，
女的逃種也沒拉下。
看見人家想到自家，
心里結成個大疙瘩，
大家都在忙生產，
我怎能安安稳穩住娘家。

婆 婆：回來了也好，咱們社里也要組織婦女參加勞動。

王 梅：是嗎？那太好了。

(唱) 自從過門這些年，
孩子成天把我纏，
住在山溝沒爬過嶺，
家有果樹未曾把枝兒攀，
做活的針兒捏個扁，
鍋台前面打轉轉，
提起下地干瞪眼，
真好似鳥兒關在籠里边。

婆 婆：這會好啦，多虧合作社，婦女再不會叫人看成白吃飯啦，也憑勞動穿衣吃飯。可不是嘛，連我这老婆子也想參加点勞動，掙幾個工分哩。

王 梅：媽，要是你能去給社里看孩子，那年輕婦女們都能騰出手來下地去啦。

婆 婆：那當然好啊！

王 梅：媽，是我好疑惑也不知是咋的，我总觉得富春不大願意我參加社里勞動。

婆 婆：他就是那么个人，今天早晨还在叨咕着，說社里把婦女抬的太高啦。他不願意他的，你干你的，他若阻攔，咱娘倆斗争他！

王 梅：那可不，这也不是出去給他丢人，他若阻攔，就找个地方說理去。

婆 婆：是嘛！咱娘倆斗不过他，不还有合作社主任呢！（娃娃哭）噢……噢……奶奶抱屋去睡觉吧。

王 梅：媽——

婆 婆：放着胆子干，他若兴妖，有我压着他。（進屋）

王 梅：（將包袱拿進屋后，复出）离开三天了，这院子拾掇的多干净，連个草棍都沒有……（看羊圈，唱）

五只山羊圈里臥，
看見我來叫咩咩，
跳跳蹦蹦往前赶，
扔把豆秸喂喂它。（推門看后院，唱）
后院的小葱發了芽，
牆边的櫻桃开了花，
紅紅綠綠多鮮艷，

風兒吹下朵朵花。(望西山)

紅日滾滾西山下，

樹上的老鴿叫喳喳，

放羊的孩子趕羊回，

不見富春轉回家。(進屋)

富 春：(上。唱)自從成立了合作社，
生產越鬧越發達，
樣樣工作我積極的干，
只有一點意見我放不下。
為啥把婦女提的這麼高？
她們的勞動比咱差，
工分為啥一樣的評，
這件事情真是不像話。

[玉梅出。富春回頭見玉梅。]

富 春：嗨！回來啦！吡，吡，(玉梅故做不語)吡，我說你串門子咋的還串啞巴啦？

玉 梅：別總吡吡的，我不願听。

富 春：得啦，叫聲孩子他媽還不中嗎。你咋去這兩天就回來啦？

玉 梅：我說孩子他爹呀，叫聲大号就低氣你啦？

富 春：(拍腦袋)你大号叫啥哩？

玉 梅：得啦，告訴你，回社里干活來啦。

富 春：(故做不慚)回家干啥來啦？

玉 梅：社里活压手，人家都忙活，我在娘家能待住嗎？

富 春：（翻刺地）喂呀！虧得你赶回來啦，要不，社里還計劃套車接你去哪，社里有大堆活，就等你干哪，明兒个赶車送糞去。这样子，我看是非把鞭子交給你不可啦！

玉 梅：別拿這個咬人，往后開汽車還許有咱一份呢，你沒聽說，人家還有婦女開拖拉機呢。

富 春：好哇！明兒个掄大鎬刨園子，你也不能拉后啊。

玉 梅：有手也能舉起鎬。

富 春：鎬不把你掘起來呀！

玉 梅：挑棉籽總得用咱們！

富 春：你呀，咬草根眯會兒吧。

玉 梅：咋的，你又攔我參加生產？

富 春：我呀，不指望你給我掙錢花。

（唱）我栽樹來你吃果，

打下糧食你下鍋，

我担水來你解渴，

我蓋房子你把風雨遮。

男主外來女主內，

從古到今老規則，

男人的活計你要干，

偏偏要學那瘋老婆。

玉 梅：（唱）你憑兩手把活做，

咱也有手能干活，

不靠男人靠劳动，
不听你那套老規則。

富 春：看你那樣子呵，沒有我呀，你啃炕沿去吧！

玉 梅：掙來干的吃干的，掙來稀的喝稀的，從今後不用你拉着，不用你背着。

富 春：好，這可是你說的。

玉 梅：哼，又跟我擺上老爺們威風啦，你有啥了不起的！

富 春：（取笑地）我一個庄稼人，有啥了不起的，看我不好，你另找一個呀。

玉 梅：你說這話，讓人多寒心。

富 春：就這麼說法，願不願听你也得受着。

〔婆婆上。〕

婆 婆：我的好兒子，你这是咋的啦，回來就吵，橫眉立眼的？

富 春：媽，你听她老娘們的，好大的口气呵！

婆 婆：娘們！娘們！你媽也是娘們，怎么哪！你是不讓玉梅參加社里劳动是嗎？我都還要參加哩。

富 春：都是你慣的，誰也管不了她啦！（進屋）

婆 婆：你有啥本事管人家？动不动的就不遂你心。媳婦呀，別理他。

玉 梅：媽，他真讓人下不來台——

（唱）回到家來他橫眉又豎眼，
好似冷水潑在身，

他不听好话光讲横，

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人。

婆 婆：他那个驴脾气，跟死去的他爹一模一样，别理他。

玉 梅：（唱） 参加劳动本是为了家庭，

合作社里也欢迎，

他偏偏要来阻拦我，

真真是人要打水他断井绳。

婆 婆：他拦不了！走，咱开个家庭会，咱俩治不住他，把主任搬来，他还反了呢，走！（拉玉梅下）

第 二 场

时间 第二天夜间

地点 玉梅家

〔玉梅在挑棉籽。〕

玉 梅：（唱） 三星挂在西山岗，

一片月光照花窗，

婆婆搂着孩子睡，

我点起灯光把活忙。

日头爬上东山岗，

头颗棉籽捡进筐，

星星出来日头落，

十斤棉籽筐里装。
自从成立合作社，
陰坡草木見陽光，
孩子有人給我哄，
婆婆待我分外強。
富春虽是脾气墮，
对我可是真心腸，
他不讓我參加社里活，
只怪我沒做出个好模樣。
快快的挑快快的檢，
裝滿一筐又一筐，
讓他回來看見了，
不再把我來阻擋。

〔婆婆披磨衣服上。〕

婆 婆：媳婦呀，啥時候啦，不大离兒的就收活吧，啊？

玉 梅：媽，三星還沒出來哪。

婆 婆：（推門外望）我的傻媳婦，三星都兩竿子高啦！

（唱） 活計好似一座山，
要想挪山得慢慢搬，
你天黑夜晚不休息，
累坏了身体可怎么办？

玉 梅：（唱） 星出星落有时有晌，
咱干活兒論啥短長，

多搭一会工多选几粒种，

好种出好苗收成也能强。

婆 婆：（唱） 你的心情我知道，

本想帮你一塊挑，

只怪我眼花手脚也笨，

帮也帮不好，反而乱了套。

玉 梅：（唱） 媽媽你睡去吧，

， 这点活兒眨眼就干完。

婆 婆：挑完了就睡吧，富春還沒回來？

玉 梅：大概是會還沒散吧。

婆 婆：（挑灯捻）別光顧省油，熬坏了眼睛是大事。（婆婆又

把棉襖披在玉梅身上）

玉 梅：媽，我不冷。

婆 婆：披上不更暖和嗎！（下）

玉 梅：（唱） 棉襖披在我的身上，

好似火爐暖在我的心上，

她不是旧社会的惡婆婆，

就像我親生的媽媽一個樣。（低頭憑神）

細心的檢快快的挑，

选好种子長好苗，

枝枝开花花成朵，

啗啦啍嚕滿樹是棉桃。

細心的檢快快的挑，

一筐一筐往上冒，
讓他回來看見了，
嘴里不笑心里也笑。

〔窩裏上。〕

富春：啊！還沒睡呀，你点灯熬油的，在那“古秋”啥哪？
过日子得節約点啊。

玉梅：使点灯油，你看着啦，你没看见人家干出多少活来？

富春：干点活又报上功啦。（把灯端过去）

玉梅：噢，你这是干啥？

富春：借点亮使使。

玉梅：没看人家用灯吗？（把灯搬过来）

富春：（脱鞋）喂，鞋底掉啦，求求你，给缝两针，听见没有呀？

玉梅：听着啦，听着啦，等会给你找双新的，这双也穿到時候啦。

富春：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反正你又不挣钱，净穿新的穿得起吗？（把鞋扔到玉梅面前，把棉籽打散）

玉梅：你这是干啥呀？就是缝两针，也得让人家腾出手来呀。

富春：我明兒个上山，你让我光脚去呀！（握住玉梅的手）

玉梅：你又要动硬的咋的？

富春：小点声，别把妈吵醒啦，让妈睡会儿安静觉。

玉梅：别装那分孝心啦，你是怕妈醒了，不让你欺负我。

富春：我咋欺負你啦？

玉梅：你还想咋的？

富春：別像給貓咬了似的。噫啥？（小聲地）我餓啦，給我弄點吃的去。

玉梅：在鍋里做着哪，自己端去。

富春：我摸不着。

玉梅：你呀，真是個大廢物。（玉梅端來飯菜）

富春：再給我拔兩根“羊角”蔥去。

玉梅：半夜三更的，將就點吃吧。

富春：你就讓我捧干飯碗子？好狠心哪。

玉梅：你呀，真叫人難侍候，給你拔去。（指蔥）你看我挑這些啦。

富春：（不理睬）干那點活，不夠好老爺們拿眼皮夾的。

玉梅：別吹，你睜開眼睛好好看看。

富春：拔蔥去吧，早看見啦，指望你往家掙勞動日，到秋得喝西北風。哼！

玉梅：（俏皮地）哼。（下）

〔富春見玉梅下，悄悄地看挑好的棉籽。〕

富春：哎呀！她咋挑這麼多？……噢，我明白啦，准是挑的毛草，哼！盡奔勞動日啦，老娘們真得提高覺悟，虧得讓我碰上啦，若不然社里得吃多大虧。（抓把棉籽細看）啊，挑得挺干淨！這可見鬼啦，兩天工夫就挑這些，怎么我也不信，噢，這里有鬼，准是底下摻假啦，好啊，盡奔

工分啦，想欺騙社，非提到社員大會上，狠狠批評不可……(往裏掏)啊！上下都一樣的貨！……這也有十五六斤哪，一個勞動日呀，這事得好好動動腦筋，好老爺們一天還掙不上一個勞動日，這不把老娘們提的太高啦，(發泄地)你個老娘們有啥本事？干活憑啥跟老爺們拉平呢？若是老爺們閑只胳膊，也頂你們一對呀！這里有偏差，嘿，偏差還不小哪！

(玉梅拿把蔥上。)

富春：(唱) 喂！我有一句話，

玉梅：(唱) 你就說說吧！

富春：(唱) 這些棉籽是誰挑？

玉梅：(唱) 玉梅就是她的大號。

富春：(唱) 哪個幫你干了活？

玉梅：(唱) 十個手指一個也不多。

富春：(唱) 是不是媽媽幫了你？

玉梅：(唱) 誰說是媽媽？媽帶孩子不能離。

富春：(唱) 云子挑多少？

玉梅：(唱) 不在我以下。

富春：(唱) 老王家媳婦她們怎麼樣？

玉梅：(唱) 她們都比我還強。

富春：好啊！

(唱) 你們是成心把嘴誇，

勞動日是錢不是沙。

玉 梅：(唱) 你为什么老講这样的话，
你说些啥呀！多劳多得这本是好办法。

富 春：(唱) 憑什么能值这些分？

玉 梅：(唱) 就憑双手有本領。

富 春：(唱) 你們干的那不叫活，
一分也不能給你們。

玉 梅：你呀，你別欺人太甚啦！

(唱) 一眼井里打的水，
豈有这瓢清來那瓢渾。
男女一樣來劳动，
为啥計算工分不公平。

富 春：(唱) 男人干活干个整，
妇女干活挂个零，
張手也要劳动日，
天底下沒有那样的好事情。

你們妇女呀，干活手短，見錢眼开，我早就把你們
一碗清水看到底啦。

玉 梅：跟你說不出个道理來，你跟主任說去。(又去挑棉籽)
沒工夫跟你扯这个，我还想再湊几斤哪。

富 春：別湊啦，再湊男劳动都得賠到里头去啦。(攔玉梅)

玉 梅：我真不明白，你想咋的呀？

富 春：我是为大伙，这事不公平。

玉 梅：你这太霸道啦。

富 春：說我霸道就霸道。（把灯吹滅）

玉 梅：你欺負人！

（婆婆上。）

婆 婆：這是咋的啦？

富 春：吹灯睡覺，媽！

婆 婆：我先說到這，可不許你欺負她。

第 三 場

時間 第三天清晨

地點 主任家門前

（富春上。）

富 春：（唱） 兔子駕轅馬拉套，
老娘們干活瞎胡鬧，
干點活計要報酬，
說出口來不害臊。
要跟男人一般高，
搬個梯子也够不着，
覺悟不高野心不小，
若不管教興了妖。
都說是婦女提高大翻梢，
這是硬提着小辮往上攪，